

赤峰大山前遗址第1地点夏家店下层文化梭形石刀的使用方式

董哲 杨宽 陈胜前 王立新

关键词：大山前遗址 夏家店下层文化 梭形石刀 使用方式

KEYWORDS: Dashanqian site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Shuttle-shaped Stone Knives Using Methods

ABSTRACT: The shuttle-shaped stone knives with strong features of the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are actually not the hand-held tools for cropping grain ears. Through the onsite observation and measuring to the shuttle-shaped knife samples unearthed at Locality I of Dashanqian Site, the discussing and exploring on their technical designs by comparing their use-wears with the lab archaeology method, and with the references of the ethnographic data and the materials of the shuttle-shaped stone knives unearthed from other sites of the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shuttle-shaped stone knives were implements for daily use which had been tied to hafts and could be used to process materials with medium hardness by piercing, cleaving, sawing and chopping.

大山前遗址位于内蒙古喀喇沁旗，共有6个地点，编号为KD I ~ KD VI^[1]。前5个地点出土了大量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其中大山前遗址第1地点（简称KD I）出土了一批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器类型之一的梭形石刀，包括成品61件、毛坯2件。国内已有学者推测其握持方式和功能，认为它可能是收割禾穗的手持工具^[2]。然而该结论不是建立在对梭形石刀形制特征及使用痕迹分析的基础之上，亦缺乏相应的实验考古学研究的检验。梭形石刀的握持方式和功能与它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农业经济中的作用密切相关，它是了解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人们生产、生活状况的途径之一，因此弄清楚它“如何使

用”、“用来为何”以及“何以如此”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对磨制石器功能的研究，亚当斯（Adams）提出过一个方法框架，包括特征描述、工具分类、工艺设计分析、使用痕迹分析、实验考古学、民族学类比等^[3]。我们在亚当斯方法框架的基础之上，重新组织其研究顺序，并加入文化背景分析和跨文化的比较，进而更好地理解磨制石器所包含的意义。本文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归纳如下。

1. 磨制石器特征的描述与分类，包括必要的统计，确定石器具有分析意义的特

作者：董哲，合肥市，23006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杨宽、陈胜前、王立新，长春市，130012，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征,并得出基本分类。2.磨制石器使用痕迹分析,了解可能的功能使用范围。3.石器的工艺设计分析,进一步明确功能使用范围。4.设计实验,对可能的功能范围进行验证,运用实验的结果分析出土石器最可能的使用方式。5.民族学类比,了解民族学材料中类似石器的使用方式与功能范围。6.结合出土石器的文化背景分析其意义,避免孤立地探讨某类石器工具的功能。7.对比不同考古学文化类似出土物,了解同类器物可能存在的功能差异。

对出土磨制石器的分类描述,可以帮助研究者全面掌握与石器功能相关的各方面信息;实验考古学研究则使研究者能够更直观地了解石器运用方式与使用痕迹的特点;民族学类比则为推断石器功能提供有益的参考。简而言之,采用以上分析方法,有助于建立起考古材料与人类行为之间的桥梁。

然而,石器在从生产、使用到废弃的过程中,其功能往往可能发生变化。只有全面了解石器功能所发生的改变,才能够准确推断古人的行为方式,进而增进对古代社会的理解。关于人工制品的生命史(Life History),希弗(Schiffer)将其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原材料阶段。二为生产制造阶段,经历添加或缩减过程对原料进行改造,生产出毛坯、半成品或成品。三为使用阶段,它还可以包括两个阶段,人工制品初始设计行使的功能为初始使用(Primary Use);在使用过程中对人工制品的维护,以及根据需要在不对人工制品形制进行大幅改造的前提下改为他用,是为衍生使用(Secondary Use)。四为改造与废弃阶段,人工制品在初始使用后,使用者、用途、形制发生变化而再利用(Reuse)和废弃(Discard)^[4]。由于衍生使用与再利用过程难以把握,本文侧重石刀的初始使用功能的研究,兼及衍生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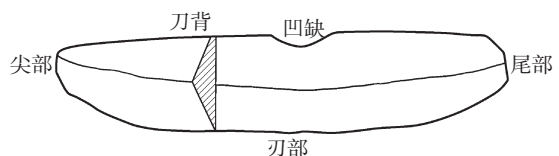
二、梭形石刀的描述与分类

依据已发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诸遗址考古简报或报告中的相关描述,笔者将KD I出土典型梭形石刀的形制特征概括为:刀背厚钝,中央磨出一近半圆形的凹缺;单面锯齿刃,刃部薄锐,左右至少一端保证为尖部,多为左端;刀背面磨平(梭形石刀的背面为本文论述需要有意设定的,指梭形石刀较平的一面,而梭形石刀的正面则指中部起棱的那一面),正面从刀背和刀刃两边向心磨成两个斜面至中部起棱,刀的横截面呈等腰三角形,平面呈梭形(也称桂叶形、柳叶形)(图一)。

KD I出土梭形石刀的原料有:砂岩6件,约占总数的9.5%;花岗岩3件,约占总数的4.8%;剩余54件均属火山凝灰岩,占总数的85.7%。

KD I出土的61件(2件毛坯除外)梭形石刀标本的保存状况不一,本文根据保存状况将考古标本分为三个等级。一是完整或保留完整石刀的75%以上,共10件,约占总数的16.4%。二是中残或保留完整石刀的50~75%,共16件,约占总数的26.2%。三是残破,保留完整石刀的50%以下,且无法根据保留部分推断完整石刀的尺寸,共35件,约占总数的57.4%。

由于梭形石刀完整或近乎完整的标本太少,不同梭形石刀的保存状况处于不同的等级,且大多已无法根据残存部分推测其原来的尺寸,这种状况决定了对梭形石刀长度与重量统计分析的意义不大。不过所有梭形石刀的宽度与厚度基本没有较大的变化,因此本文对梭形石刀的宽度、厚度、宽厚比、刃



图一 梭形石刀形制特征示意图

角分别进行了统计（图二）。统计中只考虑成品，排除了两件毛坯。

三、梭形石刀的使用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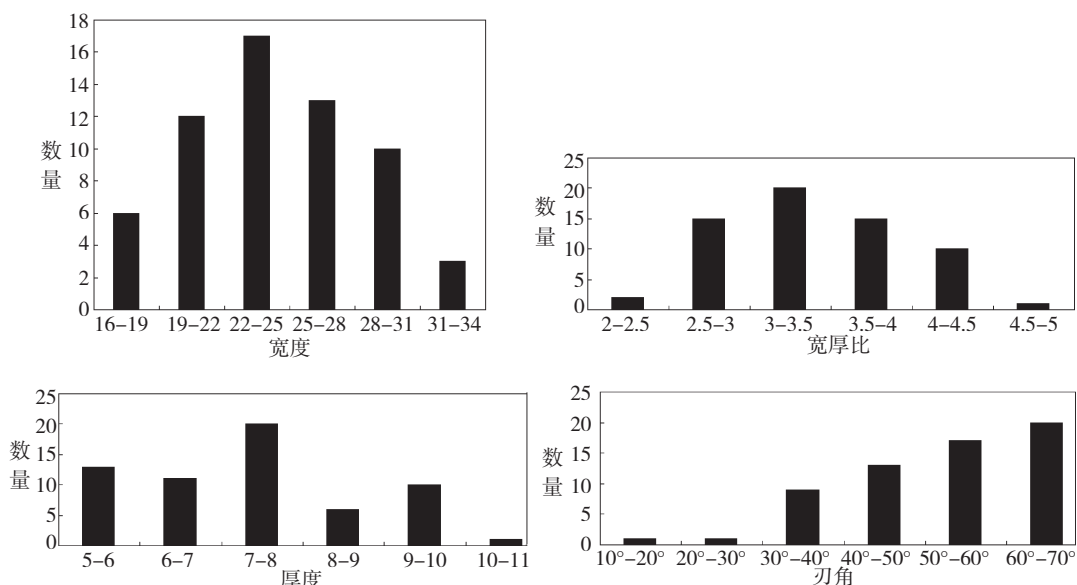
石器使用方式（包含握持方式）与功能的研究是史前考古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它为考古学家认识和了解史前的经济形态与生活方式提供了相对准确的材料。以下将从工艺设计分析、考古出土标本的使用痕迹观察与分析、实验考古研究、民族学类比、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其他遗址出土梭形石刀的对比研究等五个层面，推断梭形石刀的握持方式与设计行使的初始功能以及可能行使的衍生功能。

（一）工艺设计分析

生产梭形石刀最主要的原料是火山凝灰岩中的晶屑凝灰岩。这类岩石硬度高，有韧性，构成颗粒细，不易打磨，但十分耐用。经实地勘察发现，在大山前遗址周围河道的地表亦可采集到大量火山凝灰岩石料，据此推测古人很可能看中了火山凝灰岩的颗粒状结构，在使用过程中易发育成锯齿而利于锯割，因而选它生产梭形石刀。遗址附近火山凝灰岩广泛分布，这大大降低了原料获取与运输的成本。

KD I 出土梭形石刀厚度与宽厚比的标准差数值均很小，特别是宽厚比的标准差仅有0.57，反映出梭形石刀的形制高度一致，这很可能与梭形石刀设计行使的特定功能相关。梭形石刀的宽度波动相对较大，不同梭形石刀宽度的差值在10毫米左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梭形石刀处于不同的生命史阶段，有些可能刚刚投入使用，而有些则可能经历了高强度使用过程并且经过更新维护。厚度差值在3毫米左右，较之宽度波动很小，说明造成宽厚比标准差的主要因素应该是宽度值的波动。梭形石刀尺寸普遍很小，具有便携性，可为古人外出随身携带。结合出土梭形石刀普遍残破十分严重的现象，推测梭形石刀的使用强度很高。

对于梭形石刀的握持方式，有学者认为是手持使用。然而从KD I 出土的考古标本来讲，梭形石刀的宽度一般仅在20~30毫米之间，并不便于徒手握持，即使勉强手持，使用起来也无法有效用力。从梭形石刀的特征来看，有一个使用强度很高的尖部，靠近尖部一半的刃部使用痕迹十分明显，有发达的细锯齿刃，另一半使用痕迹寥寥，锯齿刃亦不发育，甚至没有任何使用痕迹。再



图二 梭形石刀形制特征统计图

者，梭形石刀残断的位置多在中部凹缺处，指示石刀在使用时中部可能集中受力。这些特征都表明梭形石刀可能是装柄使用的，装柄位置从尾部最远可到凹缺处。反之，假如梭形石刀为手持使用的工具，那么在刀背中央打磨出的凹缺将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KD I 出土的梭形石刀刃部并不锋利，刃角大多在30度以上，其中刃角在50度以上的梭形石刀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大多数梭形石刀经历了高强度的使用过程，更有可能是由于梭形石刀行使的功能对锋利刃部没有特殊需求，只需要制作出锯齿刃即可很好地完成既定任务。

KD I 出土的梭形石刀中，在石刀背部保留有凹缺痕迹的有19件，约占总数的31.1%。考虑到约57.4%的标本保留部位不足完整石刀的50%，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本来可能具有凹缺的梭形石刀没有保留凹缺痕迹，从而影响最终统计结果。梭形石刀的凹缺缺口平滑，应为有意打磨而成。部分梭形石刀背部因磨耗严重而向内凹，因而不排除一部分凹缺可能是在梭形石刀使用过程中产生磨耗的基础上打磨形成的。例如标本97KD I T429H450③：1背部凹缺的右端有一磨耗形成的小平面，已被凹缺破坏而形态不完整，指示该梭形石刀背部凹缺是在先前磨耗形态的基础上有意打磨形成。而标本97KD I T336H426①：

4刀背上前后有两个凹缺，反映了古人在使用过程中对梭形石刀的凹缺进行了替换与更新（图三）。



图三 不同形制的梭形石刀
1. 单凹缺石刀（97KD I T334H426①：2） 2. 残断石刀（96KD I T406F8H1：7） 3. 无凹缺石刀（97KD I T323H318④：3） 4. 双凹缺石刀（97KD I T336H426①：4）

（二）使用痕迹观察与分析

石器使用痕迹分析指通过观察石器刃部或表面的使用痕迹，进而推断石器的使用方式与功能^[5]。石器使用痕迹分析分为两种，一种为肉眼可见的大痕迹，如崩疤、刃部形态（如偏刃、锯齿刃等），另一种为微小痕迹。现今研究多强调微痕分析，反而忽略了大痕迹。

KD I 的发掘距今已有10多年时间，期间梭形石刀经历了发掘、清洗、晒干、刷漆编号、搬运、存放和整理等过程，一些标本的使用痕迹已经受到干扰甚至被破坏，部分石器微痕的保存受到影响。因此，在使用痕迹分析中以大痕迹为主，辅之以低倍率的微痕观察。

观察使用的仪器为放大倍数最高达500倍的体式显微镜，本文采用放大60倍的方式对KD I 出土的梭形石刀标本进行显微观察，发现绝大多数梭形石刀的刃部呈锯齿状。尖部较刃部磨耗更为严重，磨圆度也更高，大部分标本的尖部已缺失或破损。这些特征指示梭形石刀的尖部与刃部均被使用，尖部的使用强度更高。石刀刃部与尖部的条痕不明显。刃部较平整，正面与背面均有不规则的微小剥离痕，形态较小，呈鱼鳞状（图四），指示梭形石刀的运动方式可能为与被加工物平行的切割或锯断。锯齿细小而有规

律，不可能是加工粗糙之物，如鹿角、硬木以及骨头等所致。同样，加工柔软物体如动物的肉，也不可能形成明显的锯齿痕迹，所以加工对象可能为中等硬度的物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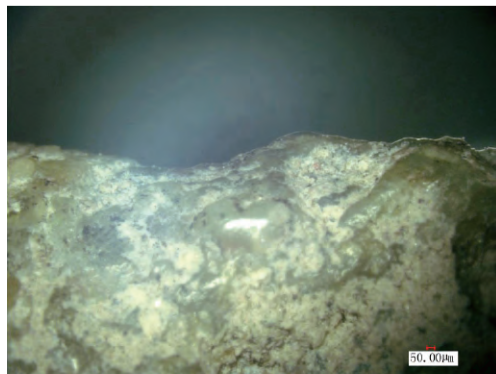
（三）实验考古学研究

通过对考古标本的细致观察可发现，绝大多数梭形石刀的刃部呈平整的锯齿状。然而目前尚未有学者讨论锯齿刃的形成原因是什么，是古人有意加工而成，还是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它的装柄方式又是怎样的？如果仅仅从事收割活动，经常用到的应该是石刀的刃部。然而，梭形石刀除刃部外还有一个磨损严重甚至破损的尖部。且遗址中与梭形石刀共出的还有蚌刀、长方形穿孔石刀与石镰，这些工具更有利于收割活动，它们的存在指示出另一个问题，即收割行为是否是梭形石刀设计行使的初始功能？还是其他活动才是其主要功能？

本文通过如下几个实验来为上述诸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些参考。笔者为此赴大山前遗址进行调查，在山梁上及干涸的河谷中采集到一些与大山前遗址出土梭形石刀制作原料相同的火山凝灰岩，以之作为实验材料。

1. 绑柄实验 利用这些火山凝灰岩制作了三件梭形石刀，分别命名为D1、D2、D3。D1、D3刃部平直，用两木片夹持半身，木柄处捆绑粗线绳作护手及固定之用，利用细尼龙绳在石刀背部凹缺口固定石刀，缠绕方法类似画“8”字（图五）。D2刃部平直，半身镶嵌，木柄处开“V”形槽镶嵌石刀并用胶粘合固定，在柄部捆绑粗线绳作护手及固定之用。

对比三件梭形石刀的两两种装柄固定方式，如果是木柄刻槽镶嵌，那么梭形石刀背部设计出的凹缺口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观半身夹持的固定方式，梭形石刀背部设计出的凹缺口可以用类似画“8”字的方式进行捆绑，刀身能够牢牢固定在木柄上。凹缺



1



2

图四 梭形石刀微痕观察

1. 刀刃局部微痕 2. 刀刃微痕

口可以起到制动的作用，防止石刀在使用过程中错动，尤其是向上错动。这种绑柄方式成本低而且方便，仅仅需要两块薄木片。相反，利用石质工具在木柄上开槽以容纳石刀，极其费时费力。此外，当固定用的线绳发生断裂后，换上新绳重新缠绕即可。倘若采用镶嵌粘胶的固定方式，一旦刀身脱落，维护要麻烦得多。两种捆绑方式的比较显示梭形石刀很可能是夹持装柄使用的，柄部可能为木片，也可以是骨片。

2. 使用实验 均采用带柄的梭形石刀。

实验一：用D1收割狗尾草等禾本科植物。使用30分钟，完成收割面积约3平方米。收割过程中常用到的部位为梭形石刀后半部刃缘，可一次收割多株植物，特别是当刃部因使用变成锯齿状时，很容易锯断植物茎干纤维，效率更高。使用尖部附近的刃缘



图五 梭形石刀绑柄实验

收割时，不仅费力，一次亦无法收割多株植物。因为是直柄，不像镰刀那么便于使用。实验结果表明D1可以用来收割狗尾草等禾本科植物，但并不方便，效率也不够高。主要使用的部位在后半部刃缘，与考古材料也不符合。另外，也没有使用刀尖部。遗址中本身存在的镰刀、蚌刀等更有效率的工具就排除了使用梭形石刀收割谷物的可能性。不过实验表明梭形石刀可以有效割断植物茎干纤维。锯齿状的刃部加工处理植物纤维的效率较非锯齿状刃效率更高。

实验二：用D2切割马铃薯。使用D2切割马铃薯2个，约7分钟将马铃薯切割成方便烹煮食用的小块。实验过程为利用梭形石刀锋利的尖部刺入马铃薯内部，后利用近尖部的刃缘分割马铃薯成块，使用中部刃缘切割马铃薯成小块，整个过程梭形石刀的尖部与刃部均产生磨损。在切割过程中镶嵌的梭形石刀刀体发生松动，掉落出“V”形槽外，这也说明使用该方式固定梭形石刀的效果并不理想。实验结果表明梭形石刀可以很好地完成切割马铃薯及类似瓜果蔬菜的任务，使用部位与考古标本基本一致。整个实验操作并不费力，效率较高。

实验三：用D3削新鲜木本科植物枝干。使用D3削新鲜树枝2根，10分钟完成任务。树枝加工后表面光滑，树皮与结节被完全去除，整个过程毫不费力。实验过程中基本在使用梭形石刀的尖部刃缘，遇到有结节的地方使用石刀刃部刮去。实验结果表明，梭形石刀可以很好地完成简单的木作任务，使用部位也与考古标本吻合。

实验四：用D3与燧石锤击石片切割全鸡腿对比实验。使用D3与新剥落的燧石锤击石片同时分别切割全鸡腿各1只，20分钟后鸡腿上的肉基本被剔除。相比燧石锤击石片，梭形石刀在切割时效率低下，较费力。切割过程中主要使用刃部，在遇到外皮与筋腱时无法有效割断。实验结果表明，梭形石刀切割

动物新鲜肉的效率并不高，且遇到外皮与筋腱时切割动作无法继续进行。切割使用的部位主要为刃部，尖部很少用到。

以上四个使用实验尽管不能代表古人真正使用石刀的方式，但实验一方面检验了不同绑柄方式的牢靠程度，另一方面可以帮助确定梭形石刀使用的基本范围，即它并不适合收割谷物，也不适合切割肉类这样的软性物质，而对于一般的日常切割活动如割断植物纤维、切割茎干、修理小树枝（制作箭杆）等还是胜任的。

（四）民族学材料中的小刀

梭形石刀是遗址中出土的静态考古材料，其制作与使用的动态行为过程已经消失，但利用民族学材料类比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考古材料在使用情境上的空白。民族学材料中不乏对狩猎采集者和从事原始农业群体如何使用简单工具的记载，可作为了解梭形石刀使用方式的重要参考。

生活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从事狩猎采集经济。男性猎人在外出狩猎时，常见的工具组合中就有小刀。小刀被用来屠宰猎物、处理加工绳索完成狩猎装置等活动，是猎人们随身携带的“万能工具”^[6]。

以狩猎采集活动维持生计的阿尔亚瓦拉（Alyawara）人是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男性成员平时随身携带一柄石质小刀，是斗殴时用以近身攻击的武器。除此之外，小刀还可帮助他们在野外面对未知状况时克服一系列无法预测的困难，完成临时任务^[7]。

阿尔谢尼耶夫记载，外乌苏里地区乌德海人的每个男人（包括小男孩）腰里都有两把刀，一把是普通的猎刀，另一把是小弯刀。这种弯刀在他们手里可以代替锥子、刨子、钻子、凿子以及其他各种工具，运用起来得心应手^[8]。麦卡锡（McCarthy）对澳大利亚土著制作使用的多种工具类型进行了详细描述。在对土著刀具的介绍中，有

一种石质小刀（名为Lellira）与梭形石刀形制相似。该小刀形制较小，最长者仅20厘米，刀背既厚且平，刃部薄锐，被压剥成锯齿状，横截面呈三角形，绑柄上胶使用。这种小刀常被用来切割新鲜肉类、在植物藤条与枝干上刻疤或槽、举行男性割礼以及部族间斗殴，属于多功能工具^[9]。

从民族学材料来看，小刀多为狩猎采集群体中的男性成员用以在狩猎活动中屠宰猎物以及加工处理绳索、植物藤条与枝干等，是一种多功能工具。虽然生活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们已经从事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与民族学材料中记载的狩猎采集者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梭形石刀在加工处理植物纤维、切割瓜果蔬菜、木作、屠宰牲畜与分割肉食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活动也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梭形石刀很可能就是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小刀。

（五）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其他遗址出土梭形石刀的对比研究

作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的典型石器类型之一的梭形石刀，除在大山前遗址发现外，在赤峰药王庙与夏家店^[10]、蜘蛛山^[11]、东山咀^[12]、三座店^[13]、康家湾^[14]、宁城南山根^[15]、北票县丰下^[16]、康家屯^[17]、建平县喀喇沁河东^[18]、水泉^[19]、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20]等包含夏家店下层文化堆积的遗址均有较多数量出土。喀喇沁河东遗址、北票县丰下遗址出土刀身中部有钻孔的梭形石刀，在KD I出土的97KD I T320Q4④：4梭形石刀刀身也有钻孔，与KD I出土的背部有凹缺的梭形石刀不同。该形制的梭形石刀与刀背有凹缺的梭形石刀相比，钻孔所花成本远大于在刀背制造凹缺，且钻孔的位置一般在刀身最厚处，这就破坏了梭形石刀固有的强度，使得梭形石刀在使用时容易在钻孔处发生断裂。喀喇沁河东遗址出土的两件钻孔处断裂的梭形石刀与KD I出土的

97KD I T320Q4④：4都是极好的例证。钻孔的梭形石刀与刀背带凹缺的梭形石刀其他形制特征基本一致，暗示此两类梭形石刀在握持方式与功能上应没有太大差别。大山前遗址在梭形石刀刀背制造凹缺以装柄固定刀身，仅需要两件木片夹持捆绑，更加简便。

四、梭形石刀与大山前遗址古人的日常生活

大山前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砍伐树木的石斧、耘土工具打制石锄、中耕用的磨制石铲（实际为锄），以及处理谷物的磨盘、磨棒等。第1地点出土了3件石镰残段、4件长方形石刀残段以及1件蚌刀，这些工具在完整无缺的状态下可用于收割谷物，应是当时主要的谷物收割工具。众多专门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在遗址中共出，表明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人们从事的是一种精耕细作、分工明确的农业经济。第1地点有五个遗迹单位堆积中都发现有炭化谷粒，经鉴定均为粟（*Setaria italica*），表明当时的农业为旱地粟作农业。然而，梭形石刀并不是典型的谷物收割工具，它应该用于其他活动。

大山前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其中猪、牛、羊、狗所占比重最高，除个别牛骨（或角）尚具野生性状外，绝大多数都具备家养动物的特征。明确属于野生动物的骨骼仅有马鹿、狍、麂，算上个别野牛骨骼，合计所占比例也不超过1%，说明家畜饲养业而非狩猎是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然而，虽然不能排除梭形石刀可以用来肢解猪、牛、羊、狗等牲畜，但参考实验结果可知，加工处理动物肉食并非梭形石刀所长。结合出土的梭形石刀刃缘并不锐利的实际情况，可以推测屠宰分割新鲜肉食不是梭形石刀设计行使的主要功能，而是它的衍生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梭形石刀并不见于墓葬中，这表明它并不具备个人财富、社会

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意义。虽然农耕、家畜饲养、狩猎,以及丧葬礼仪中都不需要梭形石刀,但当时人们的生活内容并不止于此,纺织、简单的木作加工、日常的植物根茎处理等活动都可以用到梭形石刀。

五、结 语

通过对大山前遗址第1地点1996~1997年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梭形石刀标本的观察与测量、工艺设计分析、使用痕迹分析、实验考古学研究、民族学类比,以及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其他遗址(或地点)出土梭形石刀的对比等几个层面的研究,可以比较明确地推断梭形石刀的握持方式和功能范围。梭形石刀一般具有平整的锯齿状刃缘,至少有一个锋利且磨耗严重甚至残破的尖部,有很多标本刀背上还有近半圆形的凹缺,且多数标本从中部断裂,再结合梭形石刀本身尺寸很小的特征,都表明它不可能是手持使用的工具,而是装柄使用的,其断裂的位置就是装柄的位置。高度磨损的尖部与前部刃缘与谷物收割所磨耗的部位并不一致。另外,遗址中出土了石镰、蚌刀和长方形穿孔石刀等可用于收割谷物的工具,这些证据都表明梭形石刀不应是专门从事谷物收割的工具。研究结果较明确地显示梭形石刀是利用两块木片或骨片半身夹持固定的,与器身钻孔相比,这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捆绑方式。梭形石刀可以从事刺割、锯切活动,加工中等硬度的物质。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来看,梭形石刀很可能是一种具有多种用途的日用工具。

附记:本项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09JJD780004)。

注 释

[1]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9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赤峰考古队:《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1998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3期。

[2] a.王立新:《大山前遗址发掘资料所反映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经济形态与环境背景》,见《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b.李宇峰:《简谈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古今农业》1987年第1期。

[3] Jenny L. Adams, *Ground Stone Analysis: A Technological Approach*,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Salt Lake City, pp.1-58, 2002.

[4] Michael B. Schiffer, *Formation Process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Salt Lake City, pp.1-8, 1996.

[5] 王小庆:《石器使用痕迹显微观察的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

[6] Richard B. Lee, *The Dobe Ju/ 'hoansi*,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Toronto, pp.50-59, 1993.

[7] Lewis R. Binford, An Alyawara Day: Making Men's Knives and beyond, *American Antiquity*, 1986, 51.

[8] 弗·克·阿尔谢尼耶夫著,王士燮等译:《在乌苏里的莽林里——德尔苏·乌扎拉》第159、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9] Fredyick D. McCarthy, *Australian Aboriginal Implements: Including Bone, Shell and Tooth Implements*, Published by The Australian Museum Trust, Sydney, pp.34-36, 1976.

[10] 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发掘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b.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12] 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赤峰县文化馆:《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咀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

[13]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松山区三座

- 店遗址2005年度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1期。
- [14]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赤峰市康家湾遗址2006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11期。
- [1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 [16] 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3期。
- [1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票市康家屯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8期。
- [18]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组：《辽宁建平县喀喇沁河东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
- [19]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2期。
- [20] 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

(责任编辑 黄卫东)

○信息与交流

《湘阴青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简介

《湘阴青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发行。该书为16开本，正文共326页，83.4万字，文后附彩色图版48页，黑白图版88页。定价312元。

位于湖南省岳阳地区湘阴县的青山遗址是湘江下游一处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该遗址文化内涵丰富，文化因素复杂，是研究湘江流域堆子岭文化的典型遗址。

由于遗址长期被淹而濒临消失，200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岳阳市、湘阴县的文物部门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本报告就是此次工作成果的结晶。

本报告着重介绍和阐述了两方面内容。其一，详细、客观地介绍了青山遗址全部发掘资料，并就其基本特征、文化性质、文化因素及年代等问题做了基本陈述。其二，以青山遗址为基础，结合现有考古资料，全面阐述了堆子岭文化的范围、特征、分期、年代以及生态、经济等相关内容，并就其文化关系、文化形成、文化命名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进而为堆子岭文化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书可供文物考古、文化遗产、博物馆工作者和相关高校师生阅读与参考。

(诚 一)